



夏日午后，你随着阳光出现在我窗口，
静静看着我，说你爱我。

沈阳出版社

执手爱
云五 TRUE LOVE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挚爱 / 云五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441-4392-9

I. ①挚… II. ①云…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 229257 号

出 版 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 刷 者: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印 张: 15

字 数: 23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

责任校对: 丹 丹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392-9

定 价: 26.80 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梅坞茶	001
第二章	神女心	015
第三章	襄王梦	031
第四章	前缘误	051
第五章	恨团圆	069
第六章	柳初暗	085
第七章	孤衾寒	101
第八章	花欲明	123
第九章	朝朝意	139
第十章	暮暮情	157
第十一章	长相守	179
第十二章	参商别	197
第十三章	两心知	215
后记		231

第一章

梅坞茶

春末夏初的雨落得极舒服，梅家坞的叠嶂茶山，
在雨后愈加清亮，仿佛天地间的尘垢，都被这一
场雨涤荡得干干净净。

春末夏初的雨落得极舒服，梅家坞的叠嶂茶山，在雨后愈加清亮，仿佛天地间的尘垢，都被这一场雨涤荡得干干净净。

清新空气里弥漫着馥郁茶香，新采的明前茶，留在每户茶农家中的真品也不多。浅浅抿上一口，层层晕出的茶香，便如同夏初的这场雨一般，将人的五脏六腑通通涤荡过一遍。

符家四口今日专程来梅家坞喝茶，为的是符爸爸和南妈妈的十年锡婚纪念日。符爸爸早几年已从公司退下来，加之当年再婚时闹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所以南妈妈不愿大肆操办，只是符爸爸带着儿子符清泉，她带着女儿南溪，来这城中桃源般的梅家坞好好吃顿饭。

梅家坞的茶楼和农家菜的招牌十里不绝，正宗的却只有那几家。这家茶室的老板是符爸爸的老友，给他们上的是自留的体己茶，摘炒都是亲力亲为一点点做出来的，再上些梅花海棠的糕点，一家人这么喝茶聊聊天，看看山景，惬意得很。

每年茶老板照例总要问那么几句：“清泉还没有结婚啊？我儿子上个月都带女朋友回来啦！”茶老板的这句念叨前半句N年不变，后一句却从儿子带女朋友回来，到儿子毕业工作，然后准媳妇也工作，最后是结婚、儿媳妇怀孕。符爸爸每次讪讪笑两声，接下来便要数落符清泉这年纪还非得让父母操心。今年茶老板念叨完给孙子办百日酒，又添上一句：“小溪回杭州工作也好几年了吧，怎么还不带男朋友过来？你们别管太严了，现在不都说什么剩男剩女么，都是被你们这种父母给管出来的！”

南溪坐在临窗的位子，窗外的一树白花轻轻飘下几瓣，似微微的叹息声。她朝茶老板笑笑，“爸妈都跟我说要顺其自然，遇见合适的就谈，没有合适的也没办法。”

茶老板微笑地摇摇头，给他们斟上新茶便出去做事。往年老友念叨符清泉，符爸爸倒不当回事，男人先立业后成家，长几年成熟有味道，越老越吃香。今天听老友问及南溪，符爸爸才恍然发觉原来南溪也到了该张罗张罗的年纪了。他心底细细盘算，又朝南妈妈、符清泉和南溪脸上一一梭巡过去，终于下定决心，向符清泉道：“清泉，你当哥哥的，要帮小溪多留留心。公司不是每年都招不少硕士生嘛，我

看这年纪也都和小溪差不多，你仔细看看，有没有毕业了一两年或两三年、做事踏实可靠又暂时还没女朋友的，帮小溪介绍介绍。”

不待南溪和符清泉表态，南妈妈第一个就不同意：“哪能这么随便？公司里随便找一个，谁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目的……”

“清泉有分寸的，”符爸爸截住南妈妈的话，南妈妈警戒地瞥向符清泉，终于欲言又止。

南溪抿着茶杯不说话，只微微抬眼偷觑众人的表情，符清泉面色冷冷的，也看不出什么心思情绪，对符爸爸的话像没听见似的，自顾自地从兜里摸烟盒。手才伸进去，便想到这是在茶室，又是一家人在，抽烟实在不合适。他的手照旧笼在兜里，冷冷的目光扫向南溪，神情仍是淡淡的，“公司招的硕士生都是做技术的，上班做开发下班玩网游，工作两三年还没女朋友的，基本交际能力都有问题。”

南妈妈稍稍松下一口气，不料符爸爸又转头朝南溪道：“我是觉得做技术的人可靠一些，现在年轻人不定性的多，”他说着就朝符清泉身上瞟过去，一副很看不起自家儿子的神情，“你看清泉现在那群朋友，心思一个比一个花，我看呐，还不如书呆子好！你觉得呢？”

符爸爸都这样发话了，南溪便乖巧道：“那让大哥先帮我物色物色吧，有合适的我再处处看合不合得来。”

“好，那我先看看，”符清泉目光若有似无地从她身上掠过，极温和随意的一句话，落到她耳朵里，竟平白无故地打了个寒战。

不知道这回符清泉又要变什么花样出来奚落她一番。

好在，她早已习惯这种敌视。

在周末时符清泉果然带回来一位标准的三高人才，这人自我介绍姓纪，符清泉从旁补充，系某某人的公子。南溪看到符爸爸的眼皮微不可察地抬了抬，那家境大约是很不错的。符清泉又介绍纪公子去年方从NYU读完master回来，现在和几个朋友合伙进军国内智能手机市场，他还格外暗示纪公子是自己申请到奖学金读出来的，三言两语说得符爸爸龙心大悦。纪公子既有符爸爸所要求的理工科清白本色，又无“书呆子”的后顾之忧，甚至身高长相都能保证除非基因变异绝无可能生出歪瓜裂枣来。若不是符清泉提醒说纪公子刚刚回国，正处在事业发展的关键阶

段，符爸爸简直恨不得立刻到纪家拜访把亲事定下来。

经符清泉这一提醒，符爸爸稍稍回过神来，表示年轻人的事，老一辈人不该再插手，意思就是說你可以立即迅速放马来追南溪，我们不会为你制造任何困难！相反，符爸爸极力建议南溪先搬回家住（上班远一点不要紧，正好纪公子的公司和她顺路，方便接送培养感情嘛！）纪公子到底年轻，不是符爸爸这种老狐狸的对手，不仅附和符爸爸的建议，还亲自现身说法，说自己明明在国外有年薪可观的offer，但念在父母尚在杭州，读完学位就立刻回国云云，又表示两家住得不远上班又顺路，他完全可以负责接送——用接送女孩子来督促自己按时上班，也是两全其美之策。

南溪未料到事情如此急转直下，母亲一直操心她的终身大事，符爸爸对此事却是很少过问的，上周提起此事本就让她诧异，更没想到的是符清泉如此积极地要促成此事。不为别的，而是她出自本能地以为，在午夜楼上第二只靴子没落下之前，符清泉不会如此轻易地如她所愿。

“如她所愿”的意思，倒不是说南溪对纪公子有多么一见钟情。平心而论，纪公子的条件是相当不错，尤其站在符清泉身边，更显得优雅雍容，谈吐举止一言一行，皆是彬彬有礼恰到好处。符清泉就不一样，他身形和纪公子差不多，轮廓线条却刚硬许多，五官眉目更是如斧凿刀刻，走到哪里都给人极大的压迫感，远不如纪公子平易近人。

南溪等那第二只靴子很久了，那只迟迟不落下而让楼下主人无法入睡的第二只靴子，这是她作为女人的一种第六感。她总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符清泉会扔下第二只靴子，把她从美梦中狠狠砸醒，所以不敢轻易入睡。

符爸爸很温和地劝南溪，还是搬回来住好，南溪不好当外人的面拒绝继父，推说帮他们倒茶，借故溜到楼下厨房去。厨房里杨嫂正在泡茶，南溪便在一旁候着，一侧身却见一团黑色的影子，匍匐在琉璃台脚下，她弯下腰去一看，禁不住喜上眉梢，“杨嫂，糖糖找到了？”

“哦，是啊，”家中保姆杨嫂回身见南溪去抱猫，忙叫道，“别别别，小心点儿！它的腿还瘸着呢，小心碰到伤口！”

糖糖是猫的名字，南溪毕业回杭州时在花鸟市场买回来的，倒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只是养出感情来，周末两天她回家都要抱着糖糖睡。因在家里好吃贪睡，买回来后不久，糖糖竟肥得走路时肚子都拖在地，天天被符清泉嘲笑作杨贵妃。南溪当然知道他称糖糖为杨贵妃是故意的，因为她在昆曲研习社学的就是闺门旦，唱得最多的便是《长生殿》里的杨贵妃，符清泉不过是变个法嘲笑她不务正业罢了。

两月前糖糖忽然失踪，找了很久都没下落，南溪难过了好久，最后也只得作罢。如今失而复得，南溪大喜过望，却听杨嫂说糖糖腿瘸了，吓得小心翼翼的，轻轻伸出手去。刚碰到糖糖的右前腿，糖糖就受惊般地缩了缩，流露出极其痛苦的神情。

南溪难过得不得了，小心地抱起糖糖，问杨嫂：“它腿怎么会瘸了？”

“撞到你哥车上……”

杨嫂话音未落，南溪心头已火冒三丈，糖糖的右前腿明显有碾伤的痕迹——这禽兽不如的符清泉！

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楼去，正撞上下楼的符清泉，她再也忍不住心中对符清泉的那股怒气：“符清泉，你还是不是人啊？你看糖糖不顺眼，天天笑话它杨贵妃也就算了，现在你居然故意轧断它的腿？你简直人面兽心衣冠禽兽，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

符清泉居高临下地看着南溪和她怀里的糖糖，唇角微微弯起，笑得极刺耳：“谁让它喜欢往外跑呢？原来好好一杨贵妃，非把自己整成一赵飞燕，何苦呢？”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变态啊？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符清泉身形高大，灯光落下来的长影，将她整个人都笼罩住。他微微躬下身，目光睥睨，“有本事你搬回来住，不就能好好护着你的杨——赵飞燕咯？不然的话，”他面露得意地扫过南溪怀里瑟瑟发抖的糖糖，“这回运气好，撞断一条腿，下次我可就不敢保证了！”

南溪气得浑身发抖，那极嚣张的“你能把我怎么样”的表情，正大咧咧地挂在符清泉脸上。南溪恨不得伸手撕掉他这层嚣张的脸皮，但目前实在没有和他斗狠的资本，只好忍气吞声，快快地下楼安置好糖

糖，再把杨嫂沏好的两杯明前龙井端上去给符爸爸和纪公子。

符爸爸再劝她搬回来住，南溪心中怒不可遏，却不得不忍气吞声，暂时答应下来。

她知道符清泉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送走纪公子，南溪找出以前的猫粮，幸好还未过期，谁知喂一点糖糖吐一点，也不知道以前失踪的那些天糖糖是如何度日的。南溪看得心里难过，糖糖一边吐，她一边哭，又束手无策，不知该如何是好。恰好杨嫂收拾完茶几进来，看她在给糖糖喂猫粮，连忙叫道：“先别喂这个，这几天打点滴呢，得慢慢来！”

“这几天？什么时候找到的？怎么也不打电话跟我说一声？”

“礼拜二吧，”杨嫂回忆道，“找到的时候可吓人啦，瘦得皮包骨头，又被你哥的车撞伤，差点都活不了！你哥哥怕万一没救回来时你伤心，专门叮嘱我们别告诉你的。”

“他会那么好心？我看他故意把糖糖撞成半死不活的，原来他就讨厌糖糖，天天杨贵妃来杨贵妃去的！”

“哟，这回你可不能怪你哥，”杨嫂笑笑，“为把这只猫找回来，他可费了个把月的工夫。”

南溪一脸狐疑，难以相信杨嫂的言辞。“你知道糖糖是怎么找回来的吗？”杨嫂整整围裙，“你哥开着车在这一片转悠了好多天，没发现一点痕迹。最后只好在通往家里的几条路上都撒上猫粮，每天下班就四处去检查一遍，看哪里的猫粮少了。后来发现是盘山口那里，每天猫粮都有被吃过的痕迹，他又分时间段去检查，最后发现糖糖每天下午都会过来，他就每天下午在那里等，等了几天也没见糖糖来。他以为找错地方，准备再到别的地方去检查猫粮，谁知道那天车刚开走就发现糖糖出来了，他掉头太急，就给撞上了！”

杨嫂大概是回想起糖糖被寻回来时的惨状，眼泪都差点流出来，说符清泉带着猫找了好几家宠物医院，打了三天点滴，糖糖今天才稍微肯进食。

怎么可能？南溪怎么都不敢相信杨嫂说的这个人是符清泉！他会这么好心，花费他寸时寸金的大好光阴，天天在满觉陇各条道上蹲点只

为找回糖糖？

他还会带糖糖去宠物医院？原来他看见糖糖就恨不得踹两脚，说好好一只猫，养得跟宠物猪似的，长这么肥不知道能卖掉几斤肉！

更可恶的是，他还时时用那种美食家的眼光打量糖糖，说真可惜猫肉是酸的，不然做火锅可能还够三个人吃。

想起这些南溪气就不打一处来，对符清泉这种人，她已经没什么话好说！

如果一定要形容他，那只能说，他整个人都是变态的！

偏偏这时候他还要移驾到厨房来，拍着手冷冷哼了一句：“赵飞燕，过来！”

刚刚还闭目养神的糖糖，居然从南溪怀里扑腾下来，一瘸一拐地往符清泉身边爬。

吃里爬外的家伙！

看到符清泉耀武扬威的神情，南溪总算明白他为什么肯花气力把糖糖找回来——可多了一样东西要挟她呢！

翌日符清泉和纪公子就开车去帮她收拾行李，南溪想回家也不会长住，准备只拿几样时令衣服回家。她不是对自己没自信，而是觉得纪公子条件实在太好，这两天如此殷勤，大约是在国外憋得太久了吧？没想到符清泉对把她嫁出去这桩事十分热心，大包大揽地把她的行李堆满后备箱，速战速决地解决了搬家问题。

随后两周纪公子果然说到做到，准时接送呵护备至，还请南溪吃过两次晚饭。进入梅雨季节，杭州阴雨延绵，周五的晚上南溪回家吃完饭，洗完澡出来就看到电视台临时插播路况，某路段上因酒驾导致车祸正堵着车，南溪分辨出那正是纪公子回家的路，连忙回房找手机拨给纪公子，想问他是否平安归家。

电话刚拨出去，“嘀”了两声，一道狭长的人影冷不防出现在南溪面前，怀里还抱着那只又向杨贵妃方向发展的糖糖。符清泉抢过她的手机，冷脸看着屏幕上纪公子的名字，毫不犹豫地摁下挂断键，一甩手便把手机扔到墙上。手机砸出清脆利落的一声，然后落回床上。

南溪忍住满腔怒火，努力保持平心静气，“符清泉，他是你的好

朋友！”

符清泉神情嘲弄，“你还知道他是我的朋友，那你说……我的朋友，会这么不知趣地来和我抢女人吗？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你？”南溪脸色煞白，怔忡良久后问，“他都知道？”

符清泉微勾的唇角里嘲讽之意愈加浓厚，“知道什么？”

南溪用力地摁住桌角，刺到掌心发痛，终于明白过来，难怪……难怪纪公子如此殷勤，原来都是符清泉的手段！在父母面前做一场好戏，证明他孝子贤兄的形象，依旧如日月般光辉灿烂，实际呢？实际上，费这样的周折，不过是要证明，他依然和很多年前那样，想要把她捏扁，她就不能变圆。她抬起手，还未想好是否要抽他一耳光，胳膊便已被符清泉狠狠抓住。他极不屑地摔回她的手，把糖糖塞到她怀里，砰的一声又摔上门，连供南溪发泄的背影都不留一个。

手机“嗡嗡”震动两声，原来是纪公子报平安的短信。

手机再次得到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的待遇，糖糖在南溪怀里扭了扭，又喵呜一声，蜷进她怀里。

拉开书桌抽屉，画册饰品堆得满满当当，南溪伸手进去使劲摸索，费了老大的劲儿，终于摸出一枚黄杨木印章来。

很多年前她和符清泉第一次单独旅行，也是唯一的一次，是到西安。

那时的旅游景点和手艺人都还很淳朴，那时西安的古玩街上还有很正宗的黄杨木，那时义乌小商品市场还没有一统大江南北……那时的符清泉还会任由她撒娇，手艺人为了赚几块钱，很为难地照她的吩咐把印章雕成Snoopy小狗的轮廓，然后在狗肚子上刻下如今看来极幼稚的四个小篆字：

清泉小溪

南溪默叹一声，又把那枚印章塞进抽屉里去。

如今她唯一庆幸的是，她已在和符清泉这几年的斗争里，累积下不少经验。

符清泉不就是想看着她苦苦挣扎做困兽之斗，精疲力竭之后最好精神崩溃然后自毁前程么？好些年前他已经干过这么一回，他让她在

高考考场上对着考卷头脑一片空白，分数下来后对着所有惊讶失色的师长亲友百口莫辩，完全无法解释几次模考必上重点大学的她，怎么就混到要额外交钱才勉强被一所三流院校录取的境地？当然，她的这位好哥哥，还能在亲友面前劝解安慰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有什么关系？我们家又不缺这点钱！”

南溪知道符清泉是不愿意一次性把她逼上绝路的，早些年他陪她上菜场买菜——当然是为了向符爸南妈表孝心，南溪每次看到菜场卖鱼人给活鱼刮鳞，都忍不住要打寒战。她向卖鱼人提出能否先把鱼杀死再刮鳞，却被符清泉直接否决，他双手插在裤兜里，颇悠闲地听卖鱼人向她解释：“活着刮鳞，新鲜！鱼死得早，就不好吃了！”

南溪恶心得整整两个月没吃下一口鱼肉，符清泉还专门要盛好满满一碗搁在她面前，他故意的，她知道。幸好符爸爸终于发现她每周末都晾着那碗鱼汤不喝，细问之下才明白原委，勒令符清泉以后买鱼要先杀鱼再刮鳞。

即便如此，也足以让南溪对她以前最爱吃的鱼失去了兴趣。

如今符清泉想看她落魄潦倒，哪有那么容易？她偏要活得开开心心的，让他看看。

纵然不能开开心心的，也要装作开开心心的。

临睡前南溪敷好补水的面膜，决不能明日一早让符清泉看出有任何不妥，白白便宜了他。

周六的早上南溪是在燕飞鸟鸣中醒来的，符家的这栋三层小排屋在满觉陇，依山傍水，环境幽雅得很。昆曲研习社里曾有同事过来玩，诧异她为什么有西湖边的排屋不住，非要去挤研习社的单位宿舍。

符家早年是不住这里的，符爸是一家机械材料厂的车间主任，南妈在他车间里做技术员，两家分的宿舍也近。因南溪是遗腹子，南妈忙不过来的时候，符妈就把南溪接过去和符清泉一起玩，符清泉长南溪两岁，那时便很有照顾小妹妹的自觉性。符家至今保留着五岁的符清泉帮三岁的南溪洗澡的照片，另一张常被符爸南妈拿出来秀给客人看的照片是符清泉强吻小南溪。符爸那时因技术上屡有创新，几次奖金攒下来买了台凤凰照相机，天天对着儿子拍个不停。那次不知为什

么，竟让符爸拍到这样“珍贵”的影像，拍完照后符爸决定教育一下小流氓儿子，不料符清泉回答的原因却令人啼笑皆非。

五岁的符清泉一本正经地说：“电视里叔叔咬住阿姨的嘴，阿姨就不哭也不闹了。”

符爸和符妈再也不敢在晚上看琼瑶电视剧了。

后来符妈病逝，又过两年，单位的大姐们撮合符爸和南妈。相熟的同事们都说南妈克死第一任丈夫，所有的运气都留着旺符爸了。因为南妈嫁给符爸不久，杭州市就开始大搞旅游建设，符家原来居然有块地是在西湖边，恰在政府拆迁之列。那块地的地段颇好，补偿金在当时真是天文数字，且另外补偿满觉陇的三层排屋一栋，就是符家如今的住处。

适逢符爸所在的机械加工厂连年亏损，被纳入改制之列。符爸顶着诸多亲戚的压力，用分到的赔偿金兑下材料厂，往后大坎小坎也遇过几遭。符清泉毕业后又将公司重组，更名为符信重工，如今已成为市政府的纳税大户。

当然，这都是外面流传的版本。

打开阳台，青山雨后的泥土芳香扑面而来，南溪深深吸口气，还不及陶醉，左边冷不丁传来符清泉的声音：“早。”

符清泉很闲适地坐在他房间的阳台上，端着咖啡隔着栏杆朝她问好，南溪面色一僵，却马上堆出笑容来，“早上好，今天不去公司？”

符清泉平日里工作甚忙，符信重工出品的东西，是出名的精工细作，符清泉少不得时时下工厂把握动向，又有四处饭局应酬，周末也少有空闲。

“小纪中午过来吃饭，”符清泉答得和颜悦色，“吃完饭下午再过去。”

南溪知他故意挑衅，仍笑语盈盈：“那好，等会我跟杨嫂去买菜。”

符清泉果然一愣，却不接话，他面上的笑容似乎在慢慢加深，大有深意的模样，也许是在嘲笑她死撑？

死撑又怎样？撑死也不能让你得意！

纪公子大名纪晨阳，再见到他的时候，南溪也并不太恼恨，本来她以为要花很多气力才能维持午饭时的正常状态，没想到等他真过来，竟是出乎意料的轻松。之前纪晨阳鞍前马后殷勤备至，让南溪周身不自在，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生怕辜负他一番心意。如今知道他不过是符清泉找来向父母做戏的，反而浑身轻松了。

纪晨阳问起她在昆曲研习社的近况，上周她提过研习社从《长生殿》中挑了二十折戏，要分两晚在市大剧院公演。提起这事南溪便有些骄傲，存心要气一气符清泉，“最新的消息是，我有机会唱杨贵妃了，总共唱三折！”纪晨阳惊讶地问：“真的？上次我听你说只能唱她堂姐，看你还挺郁闷的呢。”

南溪颇得意地笑笑，“社里来了新老师，以前在北京教我的。”

“哦……”纪晨阳拉长音调笑她，“你走后门！”

“当然不是，”南溪急急辩驳，“替换下来的也是他以前的学生，认识钟教授的时间比我还长呢！钟教授是凭实力和潜质选的！”

“潜质啊，”许久未吭声的符清泉忽开口，却惜字如金，冷哼出这三个字后就闭嘴了。南溪又被他挑起一肚子火，转头朝纪晨阳笑道：“你到时候有空吗？我送你票。”

“当然有空，”纪晨阳神色雀跃，“有没有内场VIP？我另外买些票，请朋友们都来捧场！”

南溪偷瞟符清泉一眼，果见他面色僵硬，这一点南溪是知道的，他原以为她今天再见到纪晨阳，肯定浑身不舒服吃不好饭说不好话。她偏偏要好给他看，你会演戏，我陪你演，看你怎么接下去！

“说起来还应该谢谢你，”南溪又感谢纪晨阳，“你上回指点我，身段要放得出去收得回来，不然的话……就算钟教授重新选角，我恐怕也没有希望。”

其实纪晨阳是完全不懂昆曲的，刚认识南溪，听说她在昆曲研习社，好奇地追着她问长问短。南溪因为未被选上《长生殿》的公演旦角，又不想告诉家长让他们不着点子地乱关心，便吐了两句苦水。纪晨阳对于昆曲十分外行，提起来只知道一个游园惊梦，还是拜电影所赐，听她说《长生殿》，左猜右猜还很不确定地问“是唱杨贵妃和

唐明皇的吧”。纪晨阳兴头上来，非要听南溪唱，说自己是门外汉，她的水平即便是再业余，也足以应付自己。南溪便唱了一出《惊变》与他听，没想到这外行人偏偏看出门道，说南溪唱戏拘谨得很，手脚放不开。用的词很外行，南溪却从中意识到自己一些问题。原来钟教授教她唱《懒画眉》，说“谁家夜月琴三弄”里的月字，要顿得轻一些，南溪便担心顿得太重，以至于每次唱这一支都放不开，进而唱什么都放不开手脚。钟教授原是怕她过犹不及，她却是因为怕过，反而更加不及。

纪晨阳得她夸赞，更口头卖乖，逗得一家人开心不已。

当然，符清泉除外，他摆出张面瘫脸，朝糖糖吹了声口哨，那“吃里爬外的小畜生”立刻就撒丫子钻到他怀里去了。南溪试图引诱糖糖回到自己怀里，没想到这些日子糖糖见她的时日少，居然不听她唤了！南溪恨得牙根痒痒，待父母和纪晨阳在外间谈话时，她便板起脸来教训糖糖：“你小心一点哦，别以为给你吃的就是对你好的，小心有毒啊！”

她说这话时，符清泉正兴致盎然地喂糖糖吃鱼汤泡饭，且把剩下的鱼肉细细挑刺，一勺一勺喂给糖糖吃。听南溪意有所指的说话，符清泉忍不住弯起唇角，也朝着糖糖说：“乖，认清楚自己吃的是谁的饭。”

南溪愈发恼怒，她晓得符清泉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拐弯抹角的，鄙弃她靠着 he 过日子，还敢给他脸色看！她咬着唇，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忍住怒气低声道：“符清泉你够了没有？”

符清泉低着头没动静，南溪心里开始敲起小鼓，不知道符清泉这回又要拿出什么恶毒招数，没料到 he 抬起头，神思莫测地望着她。符清泉的眼眶原本就比一般人来得深，这下更显得那深邃的双眸里蕴藏着浪涛如海，良久后， he 轻声问：“你觉得晨阳为人怎么样？”